

有陰德善行以致福祐或受命本長故令難老遲死或亦幸而
偶爾不逢災傷譬猶田獵所經而有遺禽脫獸大火既過時餘
不燼草木也要於防身卻害當修守形之防禁佩天文之符劍
耳祭禱之事無益也當恃我之不可侵也無恃鬼神之不侵我
也然思立執一含景環身可以辟邪惡度不祥而不能延壽命
消體疾也任自然無方術者未必不有終其天年者也然不可
以值暴鬼之橫枉大疫之流行則無以卻之矣夫儲甲冑蓄蓑
笠者蓋以爲兵爲雨也若幸無攻戰時不沉陰則有與無正同
耳若矢石霧合飛鋒煙交則知裸體者之困矣洪雨河傾素雪
彌天則覺路立者之劇矣不可以薺麥之細碎疑陰陽之大氣
道藏輯要

抱朴子

矣

虛集九
X 1 11

以誤晚學之後人謂方術之無益也

明本

或問儒道之先後抱朴子答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
夫以爲陰陽之術眾於忌諱使人拘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勞而
少功墨者儉而難遵不可偏修法者嚴而少恩傷破仁義唯道
家之教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爲包儒墨之善總名法之要與
時遷移應物變化指約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務在全大宗之樸
守真正之源者也而班固以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謂遷爲謬
夫遷之洽聞旁綜沙汰事物之臧否竅實古人之邪正其評論
也實源本於自然其褒貶也皆準酌乎至理不虛美不隱惡不

雷同以偶俗劉向命世通儒謂爲實錄而班固之所論未可遽是也固論純儒不究道意翫其所習難以折中夫所謂道豈唯養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曰治世隆平則謂之有道危國亂主則謂之無道又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國之有道貧賤者恥焉凡言道者上自二儀下逮萬物莫不由之但黃老執其本儒墨治其末耳今世之舉有道者蓋博通乎今古能仰觀俯察歷變涉微達興亡之運明治亂之體心無所惑問無不對者何必修長生之法慕松喬之武者哉而管窺諸生臆斷瞽說聞有居山林之間宗伯陽之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卷

虛集九
又又

業者則毀而笑之曰彼小道耳不足算也嗟乎所謂抱螢燭於環堵之內者不見天光之焜爛侶魴鰕於跡水之中者不識四海之浩汗重江河之深而不知吐之者崑崙也珍黍稷之收而不覺秀之者豐壤也今苟知推崇儒術而不知成之者由道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範鑄二儀胞胎萬類醞釀彝倫者也世間淺近者眾而深遠者少少不勝眾其來久矣是以史遷雖長而不見譽班固雖短而不見彈然物以少者爲貴多者爲賤至於人事豈獨不然故藜藿彌原而芝萸不世枳棘被野而尋木間秀沙礫無量而珠璧甚尠鷹隼屯飛而鸞鳳罕出虺蜴盈藪而虬龍希覲斑生多黨固其宜也夫道者內以治身外以爲國能

令七政遵度二氣告和四時不失寒燠之節風雨不爲暴物之災玉燭表昇平之徵澄醴彰德洽之符焚輪虹霓寢其妖頽雲商羊戢其翼景耀高照嘉禾畢萃疫癘不流禍亂不作塹壘不設干戈不用不議而當不約而信不結而固不謀而成不賞而勸不罰而肅不求而得不禁而止處上而人不以爲重居前而人不以爲患號未發而風移令未施而俗易此蓋道之治世也故道之興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道之衰也則叔代馳騫而不足焉夫唯有餘故無爲而化美夫唯不足故刑嚴而奸繁黎庶怨於下皇靈怒於上或洪波橫流或亢陽赤地或山谷易體或冬雷夏雪或流血飄樞積尸築京或坑降萬計析骸易子城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奕

虛集九
×文川

愈高而衝愈巧池愈深而梯愈妙法令明而盜賊多盟約數而叛亂甚猶風波駭而魚鼈擾於淵纖羅密而羽禽躁於澤豺狼眾而走獸劇於林爨火猛而小鮮糜於鼎也君臣易位者有矣父子推刃者有矣然後忠義制名於危國孝子收譽於敗家疾疫起而巫醫貴矣道德衰而儒墨重矣由此觀之儒道之先後可得定矣或問曰昔赤松子王喬琴高老氏彭祖務成鬱華皆真人悉仕於世不便遐遁而中世以來爲道之士莫不飄然絕跡隱幽何也抱朴子答曰曩古純樸巧僞未萌其明信道者則勤而學之其不信者則嘿然而已謗毀之言不吐乎口中傷之心不存乎胷也是以真人徐徐於民間不促促於登遐耳末俗

偷薄雕僞彌深玄淡之化廢而邪俗之黨繁既不信道好爲訕
毀謂真正爲妖訛以神仙爲誕妄或曰惑眾或曰亂羣是以上
士恥居其中也昔之達人杜漸防微色斯而逝夜不待旦覩幾
而作不俟終日故趙害鳴犢而仲尼旋軫醴酒不設而穆生星
行彼眾我寡華元去之况乎明哲業尙本異有何戀之當住其
間哉夫淵竭池漉則蛟龍不游巢傾卵拾則鳳凰不集居言於
室而翔鷗不下凡卉春剪而芝莖不秀世俗醜正慢辱將臻彼
有道者安得不超然振翅乎風雲之表而翻爾藏軌於玄漠之
際乎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爲道者必入山林誠欲遠彼腥膻
而卽此清淨也夫入九室以精思存真一以招神者旣不喜諠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卷

虛集九
又文川

譁而污穢而合金丹之大藥鍊八石之飛精者尤忌利口之愚
人凡俗之聞見明靈爲之不降仙藥爲之不成非小禁也止於
人中或有淺見毀之有司加之罪福或有親舊之往來牽之以
慶弔莫若幽隱一切免於如此之臭鼠矣彼之邈爾獨往得意
嵩岫不有以乎或云上士得道於三軍中士得道於都市下士
得道於山林此皆爲仙藥已成未欲昇天雖在三軍而鋒刃不
能傷雖在都市而人禍不能加而下士未及於此故止山林耳
不謂人之在上品者初學道當止於三軍都市之中而得也然
則黃老可以至今不去也或問曰道之爲源本儒之爲末流旣
聞命矣今之小異悉何事乎抱朴子曰夫昇降俯仰之教盤旋

三千之儀攻守進趣之術輕身重義之節歡憂禮樂之事經世濟俗之略儒者之所務也外物棄智滌蕩機變忘富遷貴杜遏勸沮不恤乎窮不榮乎達不戚乎毀不悅乎譽道家之業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儒者所愛者勢利也道家所寶者無欲也儒者汲汲於名利而道家抱一以獨善儒者所講者相研之簿領也道家所習者遺情之教戒也夫道者其爲也善自修以成務其居也善取人所不爭其治也善絕禍於未起其施也善濟物而不德其動也善觀民以用心其靜也善居慎而無悶此所以爲百家之君長仁義之祖宗也小異之理其較如此首尾汗隆未之變也或曰儒者周孔也其籍則六經也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卷

虛集九
又文川

蓋治世存正之所由也立身舉動之準繩也其用遠而業貴其事大而辭美有國有家不易之制也爲道之士不營禮教不顧大倫侶狐貉於草澤之中偶猿猱於林麓之間塊然流遁與木石爲鄰此亦東走之迷忘葵之甘也抱朴子答曰摛華騁豔質直所不尙攻蒙救惑疇昔之所屢誠不欲復與子較物理之善否校得失於機吻矣然觀孺子之墜并非仁者之意視瞽人之觸柱非兼愛之心又聊陳梗概粗抗一隅夫體道以匠物寶德以長生者黃老是也黃帝旣治世致太平而又昇仙則未可謂之後於堯舜也老子旣兼綜理教而又久視則未可謂之爲減於周孔也故仲尼有竊比之歎未聞有疵毀之辭而末世庸民

不得其門修儒墨而毀道家何異子孫而罵詈祖考哉是不識其所自來亦已甚矣夫侏儒之手不足以傾嵩華焦僥之脛不足以測滄海每見凡俗守株之儒營營所習不博達理告頑令器崇飾惡言誣詰道家說糟粕之滓則若觀駿馬之過隙也涉精神之淵則淪溺而自失也猶斥鷃之揮短翅以凌陽侯之波猶蒼蠅之力駑質以涉昀一作日猿之峻非其所堪祇足速困然而嘍嘍守於局隘聰不經曠明不徹離而欲企踵以包三光鼓腹以奮電靈不亦蔽乎蓋登璇璣之眇邈則知井谷之至卑覩大明之麗天乃知鷦金之可陋吾非生而知之又非少而信之始者蒙蒙亦如子耳既觀奧祕之弘修而恨離困之不早也五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卷

虛集九

經之事注說炳露初學之徒猶有不解豈况金簡玉札神仙之經至要之言又多不書登壇歎血乃傳口訣苟非其人雖裂地連城金壁滿堂不妄以示之夫指深歸遠雖得其書而不師受猶仰不見首俯不知跟豈吾子所詳悉哉夫得仙者或昇太清或翔紫霄或造玄洲或棲板或作枝桐聽鈞天之樂享九芝之饌出攜松羨於倒景之表入宴常陽於瑤房之中曷爲當但狐貉而偶猿狖乎所謂不知而作也夫道也者逍遙虹霓翱翔丹霄鴻崖六虛唯意所造魁然流擯未爲戚也犧脂聚處雖被藻繡論其爲樂孰與逸麟之離羣以獨往吉光坵偶而多福哉

仙藥